



家住三台山

包光潜

三台山坐落在安徽池州的主城区，绝对高度并不高，却是城区的制高点。我家就住在三台山旁，与之仅隔一条秋浦西路。

1988年秋天，我从乡村调到杏花村中学任教。每逢课余，我便独行于西郊野径，或沐浴霞光、披星沾露，或屏息谛听草丛里蟋蟀的鸣叫，怡然自得，感到生趣盎然。

此处便是三台山，当时叫大公山。它是唐代诗人杜牧春游之地的重要一部分。杜牧虽然在池州只做过两年刺史，却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故事。譬如与青年才俊张祜相聚池州，举办了一次轰轰烈烈的池州诗会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句。

三台山因形得名，有三个相连又彼此独立的山丘，顶部均有或大或小的台地。我平时喜欢搜集池州文史资料，因此对三台山的过往知道一些。譬如西端的“一台”叫钵顶山，仿佛倒扣的钵。如今的钵顶山已然失去了山的概念，上面复建了铁佛禅寺。中间的“二台”似乎没有确切的名称，民间叫老虎山或老虎洞。曾经，“二台”的山脚下有一处油库，别具一格地掘壕建造，各种车辆均来此处加油。我时常坐在山上，俯瞰车辆进进出出，好生羡慕，也想驾驶一辆属于自己的车。

情有独钟是“三台”。历史上，这里叫演练场，是唐代操练兵马的地方。古代池州有“杏花村十二景”之说，当中的“三台夕照”就在此。当年，山顶上建有广播电视发射台及附属设施，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，发射台移到了其它地方。

三台山的山体属于石英砂岩类，风吹雨淋，自然而然地裸露出许多美丽的石英砂，各色各样，晶莹剔透。我时常席地而坐，随手拾取石子——在我看来，它们都是三台山结出的籽儿。有时候，我会拿着石子对着夕阳，欣赏里面的暗纹，仿佛一幅幅山水画，譬如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等。

三台山曾经是小城西郊的荒芜所在，也是我西城漫步的主要区域。我有幸定居于此三十多年，亲眼见证着这里一年又一年的变化。眼下的三台山，已然集功能齐全的休闲公园：山间绿树成荫，植被密集，有无处不达的石级步道；望江亭矗立山顶，登亭北望，只见长江浩浩荡荡；山下的不同地点均有健身广场，文娱生活丰富多彩。尽管三台山的周边多被高楼包围，但来自休闲的市民或游客却能感受到田园之风，不知不觉中舒缓了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山下有方塘一处。它宛若一枚印章，钤在池州城这幅山水画的末端，虽不显眼，却别有韵味。相对远处浩渺生烟的平天湖，它不过是水边。可对于三台山而言，它是点睛之处：因了它，开放的公园更多了一份活力，飞禽们纷纷到来；因了它，这片山丘才有了婉约的光景。

某日，我行至这片湖畔。忽然听到哗哗响声，循声而望，只见湖面泛起一朵朵水花……鱼不会如此闹腾，也不可能发出如此声响——那是什么呢？搜寻水面，我发现一只水兔子在远处倏地破水而出。它狡黠地张望，然后悠然地浮到对面岸边，旁若无人。兴奋之余，我纳闷：这么小的水面，这水兔子从哪里而来？

此刻，绚丽的三台夕照漫射在湖里，宛若一幅油画。匍匐水面的睡莲，花骨朵含苞欲放；轻盈的水尾舒展肢体，快速滑翔；岸边的蒲草和鸢尾花在晚风中轻轻摇曳……我环湖而行，及至对岸，那只水兔子却已不见了踪影，只留下水面上的涟漪经久不散。

这块小方塘，虽然终年生机勃勃，安然地栖居着黑鱼、草鲩、黄鳝、泥鳅等，却从来没有水禽栖息，毕竟水面太小了。我甚至想，这只水兔子或许来自远处的李白的平天湖，或更远处的黄宾虹的乌渡湖。

三十多年来，我徘徊于三台山旁，目睹了三台山的发展与变迁，也见证了池州城一步步变得越来越现代化。眼前这三台山，正是池州城的一个缩影。

满城槐花

张金刚

在我生活的小城河北阜平，大街小巷的行道树，以国槐为主。闻过5月馥郁的洋槐花香，赏过6月娇艳的合欢云，一人7月，郁郁葱葱的国槐，一簇簇黄绿淡雅的槐花盛放在繁枝密叶之间，满树、满街，以至满城。

许是这槐花过于朴素，也无出众的香气，更许是其开在姹紫嫣红的春花之后，开在小暑、大暑、立秋相连的炎热之时，开在日升日落、人影匆匆的寻常巷陌，故而，虽开满全城，却不怎么被关注与青睐。

可对于我这种喜爱小城慢节奏的人来说，乐于每日骑行、漫步、小坐于一条条国槐林荫道中，花上大把时间沉浸在国槐的花海里。有时思绪神游，我甚至想象自己化作一朵开在繁华市井中的槐花。

走过崭新宽阔的马路，我拐入一条狭窄的老街——南街。沿街房舍已上了年岁，三棵几百、上千年的国槐，依旧遒劲苍劲、繁花盛开，默默守护着南街，庇佑着小城。南街人对三棵古槐尊崇有加，给它们立了围栏，挂了标牌，裹着红布。就连翻盖树旁的房屋时，也将二楼凹进去一间，为粗壮的槐枝让路。到了春节、元宵和庙会之时，人们在槐树下表演社火，焚香献花，祈愿风调雨顺。

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《游五台山日记》中记述，1633年“越八月初四日，抵阜平南关”。当年，小城就叫阜平，南关即南街一带。这么说来，这三棵古槐便是遇见徐霞客的。这真让人感叹。

雕刻时光

王剑冰

钟祥在洪湾镇创办了“余大文堂”刻书房，成为金溪最大的刻书房。纸张掀动，书板盈架，刻印之声盈耳，车马船只不断。由此带动了洪湾和竹桥，使其成为“金溪书”的发祥地和主要承印地。

现在竹桥村留存的“养正山房”，当年也是一个刻印古籍的地方。它位于仲和公祠的右侧，里面庭院广大，上堂及后堂都是印书之所，各类人等操忙其中。

竹桥是精致典雅的。它就像一帧古典的扇面，展开在青山绿水间。你看，扇面上是一个个门楼、一座座祠堂、一处处庭院，其间，有蓊郁的古树和盛开的花草。古老的宅院大门开启的一刻，连空气都透着幽香。

幽香中，袒露着木版、刻刀、磨刷，袒露着长桌、纸张、书籍。

村边蜿蜒而过的古驿道，多少车轮滚动，多少马蹄声声。古驿道仿佛竹桥的金腰带。有了它，竹桥多少人都意气风发、神采飞扬。

青山不老，碧水长流。现在，竹桥村还有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四书集注》的雕版，不少钱装古籍仍可在里印刷装订。

竹桥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中国传统村落标本。

二

知道竹桥人大都姓余，却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的名字。他们留给我的，是一个群体性的概念：讲究风俗，讲究传承，讲究文化，求的是“五谷丰登”“天地祥和”“勤俭持家”“以人为本”。

村中，每一处建筑、每一块雕刻，竹桥人都有说法。譬如，村头的井凿成方形，三口井形成“品”字，寓意村人无论贫富贵贱、求学经商，都要恪守品德。

三

一位老人靠着老宅打盹，旁边，一箩箩红辣椒，红红地缠绕着他的梦。

听到脚步声，老人从梦里醒来。问



《中国画《山登桥亭图》》，作者龚贤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这一碗米粉

刘泽安

单，以空心菜和莴笋为主，臊子的肉不能太肥也不能太瘦，要腿子肉、夹子肉才好。说到綦江的米粉，赶水米粉是一绝，扶欢米粉也有名。城中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扶欢米粉的招牌，生意也是出奇地好。

扶欢米粉的起源要早于赶水米粉。据说清道光年间，古称扶坝的扶欢镇上有一位商人，一次他和家人谈起在云南吃米皮的事，家人听了都觉得好，于是，就自己动手用家乡的米做米皮。从此，他家就把米皮作为一道菜招待客人。渐渐地，邻居也学会了这道菜。时间一长，扶欢人对制作技艺进行了改进，原先的方块变成了条状，米粉也成了扶欢人的美食。再后来，街上的米粉店就多了起来：巷子米粉也许就开在巷子里，古家米粉或许是古姓人家开的，犹氏米粉说不定和犹家人有关……各家不再局限于原来的手艺，都在佐料上下功夫，各显其能，米粉有了不同的味道。

真正好吃的綦江米粉都是手工制作的。手工和机器制出的米粉不一定能看得出来，但是吃惯了米粉的人一定能吃得出来。

綦江的米粉，那是勾起綦江人乡愁的粉。舌尖上萦绕的不单是美味，还有那稻米香中忘不了的根。

走过渝黔交界的綦江，难忘一碗米粉。那不是一碗米粉的事，是一份回味在作怪，是一丝乡愁在情牵。

了在此落户。每天早晚，它们聚集在一起，或浪漫对唱，或快乐交流，有时也会旋上高处，远离喧嚣，独享一片清静。

珠江口是台风常常光顾的地方。遇上狂风暴雨，我们可以选择躲避，榕树却只能站在原处。每次台风过后，总有一

院子里的大榕树

孙善文

些鸟巢散落在树下。不过，尽管每场风雨都会折断一些树枝，但总有新芽从枝条的伤疤处再次冒出来。而在不久后的某一天，你同样可以发现，在榕树的某条枝干上，一处新巢已经筑成，那熟悉的鸣叫声再次清脆地响起。

鸟儿越来越喜欢聚集于某一处，一

定有它们的理由。在城市的一角，鸟儿们充当着环境评定专家的角色，同时它们又是人类善良度的测评者。它们大概也知道生活在自己周围是一群爱护它们的人，因此才会无所忌惮。不过有一点鸟儿们或许不知道，它们也是这座美

音清亮悦耳，它们的样子灵动有趣，它们同样追求着自己诗意而阳光的生活。这让我由衷地感谢这棵大榕树，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。繁茂葳蕤的大榕树，树下好乘凉，树上传鸟鸣，树顶更是一片广阔的天空，任爱飞的鸟儿振翅翱翔。

前些天，一个老朋友打来电话，问起深圳的一些事。他的孩子大学毕业，有意来深圳就业创业。我热情地向老朋友介绍着这座城市，欢迎年轻人的到来。

放下电话，我立刻想到了单位院子里的那棵大榕树。鸟择林而栖，人择善而居。永葆闯劲的深圳正精心谋划新蓝图，筑巢引凤，出炉了一批批吸纳各方英才前来逐梦的政策。来了，就是深圳人。我愿意同更多的“新深圳人”一起，傍着深圳这棵茁壮的大树，借这一方灵秀比邻而居。这是我所欣悦的事。

好城市的一部分。一座城市假如果没有绿地，没有树影，没有婉转的鸟鸣，哪怕再时尚再现代化，也是没有灵魂的。

因为一棵树，我与一群颇有灵性的鸟儿成为睦邻。它们每天说着、唱着、跳着，乐此不疲。它们在说些什么呢？我其实不知道，但我可以感受到，它们的声音

杂记



走进古村落

一

鸟儿铺满天。朝阳的金轮滚滚而出。这个时候，你会听到一处处门窗开启，听到或清脆或沉郁的声声诵读。更多地，听到刻刀在木板上的雕琢声，坚实而有力，雕刻的汉字渐渐凸显。你还会听到墨刷匀称细致地走动，纸张掀开，一篇文章清晰地呈现。

有人在锯木。大木头截成板材，板材截成小板。刺啦的响声中，木香喷溅。

事实上，一个个院落里、屋檐下、廊径旁，很多匠人在同时操作。

高台上的铁匠铺，年轻的徒弟赤膊上阵，大锤抡得正圆。老师傅一丝不苟，小锤叮叮当当，铁砧上的物件火星四射。淬火的一瞬，才看清，那是一件精致的雕刀。

声响合在一起，合成竹桥村的铿锵乐音。时光似乎没有远去，声音留在了竹桥村的门廊墙缝间、天井花池中。

明清之际，江西抚州的金溪曾是赣版书籍印刷中心，有“临川才子金溪书”的美誉。临川才子晏殊、曾巩、王安石、汤显祖可谓名闻宇内。金溪与临川山水相连，明代成为赣东商业重镇，并向书业、纸业发展。到清嘉庆年间，竹桥人余



这一碗米粉

刘泽安

在重庆綦江和贵州桐梓交界的赶水镇，有一个小地名铁石垭。它在一个快要离开小镇的拐弯处，几幢小房子在公路两边排列。当中有两个小小的米粉铺子紧挨着。可就是这两家铺子让铁石垭的名气不小。不少人慕名从贵州、从綦江城赶来，只为吃这一碗米粉。

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铁石垭，不会相信这样的小店会有美食。坐下来，老板问：“是要牛肉的还是臊子的？还有素米粉。二两三两都可以。”如果你答，随便来一碗，只要是正宗的铁石垭米粉就行，老板一般就会来一碗素米粉。几分钟后，一碗米粉便端上桌。老板不多说，一句“慢慢吃”，然后就回后厨里。客人自顾埋头，筷子挑起几根米粉，一口接着一口。

吃过赶水铁石垭米粉的人，来过一次，一定还会来第二次。人们忘不掉的，是那米粉、原汤、佐料都是当地的原汁原味。米粉的米，多来自海拔四百到六百米高度种的水稻，稻谷颗粒饱满。浸泡后的米胀得更加饱满。这样的米磨出来的浆稠糊有度。米浆在蒸盘里摊平，蒸一小会儿，凝结成一张厚薄适宜的米皮。把米皮揭起来晾着，待热气逐渐退散，米皮会变得轻薄透亮。再隔一阵子，米皮上的水分就慢慢蒸发干。至于把米皮切宽切窄随意。底汤、臊子及蔬菜也有讲究。底汤的原料搭配是私家秘笈，蔬菜的配置倒简

这天，我正在单位的院子里散步，同事小郑在那棵榕树下欣喜地喊我：“你看，这里又有一个鸟窝！”我匆匆跑来，果然，就在离地面两米来高的树枝上，真有一个鸟巢，一只小鸟正在里面忙活。小鸟好奇地瞅了我们一眼，快速地飞到了旁边另一棵低矮的树上，没过几分钟，又悄无声息地回到巢里来。

榕树是南方最普通的树种之一，它绿意葱茏，落地生根。十多年前，这棵榕树与其它植物一起，挤在这处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院子里。它仿佛充满了智慧一般，懂得根的路在哪里，枝干向哪里伸长最令人舒适，叶子怎么叠加最能为人们遮阳。它迎着不远处珠江口而来的海风，快速地成长着，不过数年，高度就从两米多长到了十多米，腰身从碗口粗变成了一人都无法环抱，树荫的面积更是超过一百平方米。

在我看来，这院子里四处散落的鸟鸣声，都是因为这棵树而来。先是来了一只鸟，接着来了一群。先是一只树上安了家，后面便有一个个“家庭”选择